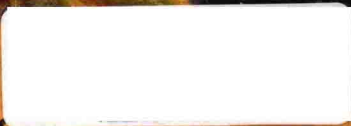


成长，是你逐渐意识到，
没有人为你做决定，你要自己面对问题。



树上的夜莺

[美] 尼基·洛夫廷 / 著 孙榕潞 / 译 么么鹿 / 绘



树上的夜莺

[美] 尼基·洛夫廷 / 著 孙榕潞 / 译 么么鹿 / 绘

树上的夜莺

Shu Shang De Yeying

出品人：柳 漾

编辑总监：周 英

编辑顾问：杨家盛

项目主管：陈诗艺

责任编辑：陈诗艺

责任美编：赵英凯

责任技编：李春林

Nightingale's Nest

Text Copyright © 2014 by Nikki Lofti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Co.,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zorbill, an imprint of Penguin Young Readers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5-18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上的夜莺 / （美）尼基·洛夫廷著；孙榕潞译；

么么鹿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

（魔法象·故事森林）

书名原文：Nightingale's Nest

ISBN 978-7-5495-9307-1

I. ①树… II. ①尼…②孙…③么… III. ①儿童

故事—图画故事—美国—现代 IV. ①I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327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腾仁路 11 号 邮政编码：101399）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0.375 字数：162 千字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19
第四章.....	41
第五章.....	51
第六章.....	69
第七章.....	77
第八章.....	87
第九章.....	97
第十章.....	109
第十一章.....	123
第十二章.....	137
第十三章.....	149
第十四章.....	161
第十五章.....	167
第十六章.....	175
第十七章.....	185

第十八章.....	195
第十九章.....	203
第二十章.....	213
第二十一章.....	225
第二十二章.....	235
第二十三章.....	241
第二十四章.....	247
第二十五章.....	257
第二十六章.....	263
第二十七章.....	273
第二十八章.....	279
第二十九章.....	287
第三十章.....	295
第三十一章.....	305
第三十二章.....	311
致谢.....	319
译后记.....	320



第一章

第一次听见盖尔的歌声，我并没有立即分辨出那声音是出自一个女孩还是一只小鸟。因为我从未听过那样的歌声，它是如此有魔力，即使像我这样的小孩子也能感受到。



第一次听见盖尔的歌声，我并没有立即分辨出那声音是出自一个女孩还是一只小鸟。因为我从未听过那样的歌声，它是如此有魔力，即使像我这样的小孩子也能感受到。

那时候，我正在“皇帝”的房前屋后清理灌木丛。当然了，阿扎赖亚·金先生并不是真正的皇帝。他这些年一直在我们德克萨斯州经营连锁商店，店里的商品应有尽有、物美价廉，堪称一个庞大的帝国百货，所以，除了父亲，几乎所有的人都叫金先生“皇帝”。

父亲虽然讨厌金先生，但是也没能拒绝他提供的长达十周的暑期工作。德州的夏天烈日炎炎、酷热难耐，可是没办法，母亲说我们需要钱，因为房东不会等父亲找到好工作后才来收房租，然而比起房租，父亲更在意赚些钱续费有线电视服务。因为没钱，五月末至今，他没能再看到一场棒球赛直播了。

所以，父亲必须接下金先生的这份工作，为他修剪整理一百零四英亩^[1]土地上参差不齐的山核桃树。父亲是一个园艺老手，他很擅长这样的工作。至于我，只有十二岁，但这九个月我已经长高了七英寸。父亲说我年纪够大身体也够强壮了，应该趁着暑假学学他的手艺。当然，如果我搞砸了，比

[1] 英亩，英美制地积单位，1英亩合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如把金先生的山核桃树砍断了，也就活该金先生倒霉。父亲说他不会在意，反正只是为了赚钱维持生计而已。

其实，我也一点儿都不在乎是否会砍断树木。我甚至期待全世界的树都被砍光，那样更好。

初见盖尔的那天，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一群鸟儿。它们像往常一样，一听见父亲的链锯声，就被吓得飞走了。只是这次，它们朝着同一个方向飞去。那些鸟儿越过金先生家高高的木栅栏，飞到了隔壁卡特琳夫人家。卡特琳夫人是寡妇，有一个和我同龄的古怪儿子杰迪。她家里还时常有其他孩子出现，都是她收养的孤儿。在我看来，卡特琳夫人并不是一个对孩子很温柔的善良母亲，至少在这几周的工作时间里，我和父亲总能听到她对儿子的吼叫声。我问父亲为什么卡特琳夫人要收养孩子。父亲说收养一个孤儿每月能领取六百美元的补助，而全县城的人都明白卡特琳夫人非常需要钱。

我耸耸肩，拖着已修剪掉的枝丫找寻合适的地方烧掉，意外看见一棵高大的悬铃木。它长在卡特琳夫人的院子里，高大的枝干快要越过木栅栏，伸展到金先生家。就在这棵大树上，我撞见了刚刚飞走的那一大群鸟儿。

成百上千只鸟儿栖息在高耸的悬铃木上，像被人涂抹的



一幅画儿。其中，红蓝色的线条其实是藏在宽大树叶间的灌丛鸦和红斑雀；黑色的线条则是成对儿的麻雀，它们停留在稍矮的枝丫上，间或混杂着黑色的山雀、捕蝇鸟和鹪鹩。我甚至通过那些彩色的羽毛数出了四只白颊鸟。

突然，一个声音飘进了我耳里，我停下脚步。鸟儿都安静地停在树上，没发出一丝响声，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难道是有人在唱歌？这歌声如此美妙，我真的难以想象世上还有如此动听的歌声。

清亮欢快的音符恰似一条潺潺流动的小河，慢慢淌入我的心底。我就那样站着，拖着的香柏枝也脱离手心跌落到地上。

歌声漫过栅栏，又像艘温柔的小船最终停泊在我的心间。如此纯净醉人的旋律，虽然并没有一字一句，但要不是常识提醒我还有地心引力的存在，我想我已经陶醉地飘起来了。

泪眼蒙眬中，我凝视着这棵大树，似乎有一个比鸟儿还大的东西隐藏在树枝里。它被一些嫩枝条和藤蔓缠绕包裹着，看起来像一个鸟窝。而那动听的歌声就是从里面传来的。

我朝它迈开脚步，却不小心踩到地上的枝条。惊得鸟儿们抖动翅膀，像五彩的纸屑盘旋着升空。

歌声也陡然停止。我的心一紧，仿佛失去了最最珍贵的

礼物。

我仍继续向前，终于看清楚隐藏在叶间的东西，也才意识到发出这美妙歌声的原来是人，是一个小女孩。她看起来很普通，有着和我一样的棕色头发，可是全部散落在脸旁，似乎从未梳理过，脸颊和鼻子上也粘着很多尘土。小女孩从杂枝乱叶编织的小巢里出来，爬到一根树枝上，似乎也想要看清楚我。但我知道，那细嫩的枝条根本承载不了一个孩子，即使是她这般瘦小的姑娘。

我不得不在她摔下来之前接住她，不然她会受伤的。她似乎和那些惊飞的鸟儿一样忐忑。如果我贸然开口，她或许会和鸟儿一样又飞走了吧。

我应该先取得她的信任。于是，我用最最柔和的嗓音问她：“你是谁？刚刚是你在唱歌吗？”

当她爬到更近一些的位置，我才判断出她应该只有八岁，和我妹妹芮琳一样大。

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再次问她：“刚刚是你在唱歌，对吗？”

她点点头，像是一株摇曳的向日葵，细细的根茎颤颤巍巍立在树枝的边缘。她赤裸的双脚有些脏兮兮的。脚趾和身

体其他地方一样细瘦，像小小鸟儿的爪子，紧紧攥着枝条。

“你的歌声真美！”我低声说，“这是我听过的最动听的声音。”

她的脸颊闪过一丝红晕。

“你叫什么名字？”

她还是没有回答，看起来有点儿困惑，仿佛没听懂我的提问。

我猜她或许不懂英语，或者精神不太正常。因为我祖母每次发疯的时候就是这般模样。

我又问了一遍：“你有名字吗？”

“盖尔。”她的语气带着忐忑，声音时高时低，好像很久很久没说过话了。

“我叫盖尔。”她清了清嗓子又重复一遍。

她的嗓音有些沙哑，是那种哭过很久才会有的沙哑。我能听出来，因为我的嗓子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如此。

我想她肯定是遭遇到了让她难过的事情。

我试图挤出微笑，稍稍提高音量说：“我叫小约翰。”

我随即举起自己的胳膊，紧缩肌肉，就像电视里摔跤手那样。我咧开嘴露出牙齿，把眼睛眯成缝，让自己看起来十

分滑稽，想逗她笑，并解释说：“‘小’是因为我太瘦弱。”

她终于“扑哧”笑出声来：“你一点儿也不小！”

“我没有骗你，”我回答她，“你从树枝那边看过来，我是大高个儿。其实，那是一种视觉误差。你为什么不下来仔细瞧瞧呢？小心地慢慢爬下来吧。这棵腐朽的悬铃木并不结实，没法承受你这么大个儿的姑娘。”

她再次响亮地笑起来，接着往回爬到悬铃木上，搂住主干轻轻抚慰：“没关系，你不会腐烂的。”似乎我刚才的话伤害了她的树朋友一般。

接着，盖尔直起身子，晃晃悠悠地，周边的树叶也随之不停摇摆。

我提醒自己得让她赶紧下来：“别再磨蹭了！”

她不为所动。

我擦掉快流进眼里的汗水，再次尝试让她下来：“树上面太高了，不安全！”

她还是不为所动。

我脑袋里冒出一个主意，接着说道：“如果你下来，我给你一块糖果吃。快点儿下来，好吗？”

她必须赶快下来，她在树上多停留一会儿，我就要得心



脏病了。

“好吧。”她嘴上答应着却没有移动，只是轻轻地哼唱之前唱过的曲调。

而我听着听着，又流泪了。

我想我明白了一些事情。我注视着她，听着她的歌声。那歌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纯净，她的周身也变得朦胧起来。小小的身子笼罩在灼热的阳光下，仿佛热浪里闪烁着的幻影。

我擦了擦泪水，眯眼望着她。

她仍旧歌唱着，在天空下闪动，像是浮在深蓝色天空中的一片羽毛。

她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即使塞住耳朵都能听到。在这旋律如此动听的歌声里，我还听见了栅栏后边传来的开门声和尖叫声。

很显然，有人也听见了这女孩的歌声。

我回头一看，是金先生。他站在一百码^[1]远的后门处，紫色天鹅绒的睡袍在他干瘦的腿边飘动。他也盯着那棵树，目瞪口呆地望着那女孩。阳光照着金先生满是皱纹的脸，闪着湿漉漉的光。我想他此时此刻也哭了吧。

[1] 码是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合0.9144米。——编者注

这个女孩的歌声有种魔力，能让听见的人们流下泪来。

“咯吱！”我听见树枝陡然断裂的声响，急忙奔到树下。我下意识认定这个女孩一定是疯了：她根本没打算小心翼翼爬下树。她只是想像一只鸬鹚那样，爬向不能承载她重量的嫩枝上栖息。

我似乎能猜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幕：她朝着树枝的末梢爬过来，可树枝突然折断了。她尖叫着跌落下来，连同大片的树叶和枝条一起摔落在地上……

因为这些画面每晚都出现在我的梦魇中。

而我根本没办法及时跑到树下。我没有接住她，我的腿又短又小，我的手掌即使伸开也不能稳稳地搂住她，我实在是太瘦弱了。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像树枝一样跌落到地上，流出的血像凤头鸟的翅膀那样红。

这就是我生命里曾经真实发生的关于芮琳的“梦魇”。

所以，我想砍光全世界的树。

砍断每一棵凶残的高大的树。

此时的小女孩正尖叫着跌落下来，我奔过去想要接住她，虽然我知道这样做也许太迟了。



第二章

盖尔摇摇头，像山雀一样越过栅栏的最高点。我不
能保证！爸爸妈妈肯定会回来找我，我要待在那里等
他们。





我竟然接住了那女孩，这太不合常理了。因为她站着的悬铃木枝并没有伸过栅栏，所以，她不可能掉落在金先生的院落这边。她一定是自己跳过来的，一定是这样。

不管怎样，她此刻倒在我的臂弯里，离那个树枝整整十二英尺^[1]远。

我抱着那女孩，努力控制住颤动的身体，并眨巴眼睛，挤出落进眼里卡着疼的小木屑。被我抱在胸前的女孩，像摇篮中的婴儿。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撞击胸腔，“扑通扑通”

[1] 英尺是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合0.3048米。——编者注

地响。

我真的接住了她！我救了她的性命。

女孩伸出小手放在我胸前，正中我心脏的位置。她深棕色的眼眸熠熠发光，好像根本没经历刚才的危险，眼神里没有一丝恐惧。她对我说：“你这里听起来像装了只小鼓，就是这里。”

我想要说话，却发不出声音。因为我依旧呼吸局促，紧紧抱着她，全身颤抖。

“你——”我使出全身力气说道，“你这个小傻瓜！”

我不停地摇晃着她，摇晃着，直到看见她的眼睛微微转动，直到听见她的哭声。

“你差点儿就死了，知道吗？你这样会死的！”

“我……我错了，”她咕哝道，“可我知道你会接住我的。你难道不知道你能接住我吗，小树？”

我停止了摇晃，问她：“你叫我什么？”

“小树，”她轻声回答，“刚刚……你让我想起了一棵树。”

我立即放下她。

她在地上站稳的时候小声嘀咕着。就算她的嘀咕像笛子一般悦耳，我也有些不高兴了：“以后不要叫我小树。”